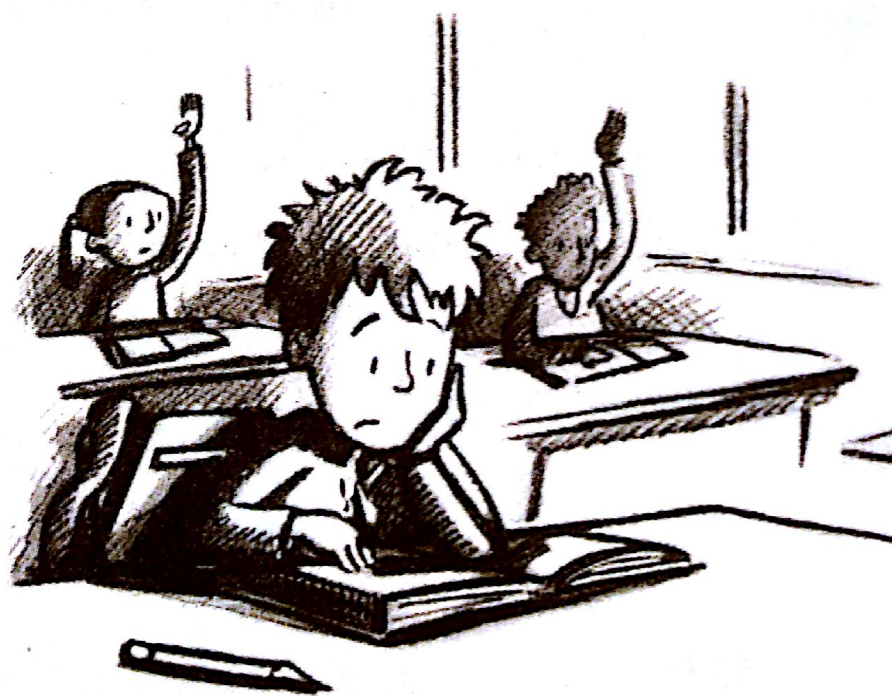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天在学校里，乔治还不禁想起在埃里克家看到的奇观——巨大的云朵和太空以及岩块！Cosmos，世界上最棒的电脑！它们都居住在乔治的隔壁，而他的父母竟然不容许他有一台电脑。乔治激动得似乎把持不住了，特别是当他再次坐在教室里那非常枯燥的书桌旁时。

乔治面前放着练习本，他用彩色铅笔在上面乱涂，试图素描下埃里克这台惊人的电脑——这台电脑可以由稀薄空气制造出一个视窗，再通过视窗向你展示一颗恒星诞生和死亡的全过程。尽管乔治在脑袋中可以完整地把它摹想出来，但他笨拙的手画出的东西却与他看到的毫不相像。这真让人感到非常懊恼。他只好不停地打叉，重画，直到整张纸被画得乱七八糟。

“哎哟！”他突然喊起来，一个纸制的火箭正打中他的后脑勺。





“啊，乔治，”他的老师雷帕说，“你今天下午仍然和我们一起，真好呀。”

乔治吓了一跳，往上看去。雷帕博士正居高临下地站着，透过模糊的眼镜盯着他。他的短外衣上的一大块蓝墨水污迹，使乔治想起一颗爆炸恒星的形状。

“你有话要对同学们说吗？”雷帕博士一面说，一面向下盯着乔治，乔治匆忙地捂住练习本，“今天除了我听到的‘哎哟’之外，你还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没有，并没有说什么。”乔治用一种压抑的高音调说道。

“你不想说：‘尊敬的雷帕博士，这是我用整个周末辛辛苦苦做出的作业’吗？”

“嗯……”乔治难为情地说。

“或者说：‘雷帕博士，我仔细听了你在课堂上讲的每一个字，把它们全都记下来了，附上我自己的评论，而这是你非常喜欢的我的课题。’”

“呃……”乔治嘀咕着，正想着如何摆脱这个问题。

“当然你不想，”雷帕博士严厉地说。“说到底，我只不过是老师，整天站在这里自得其乐地讲课，根本不指望任何人从我努力的教育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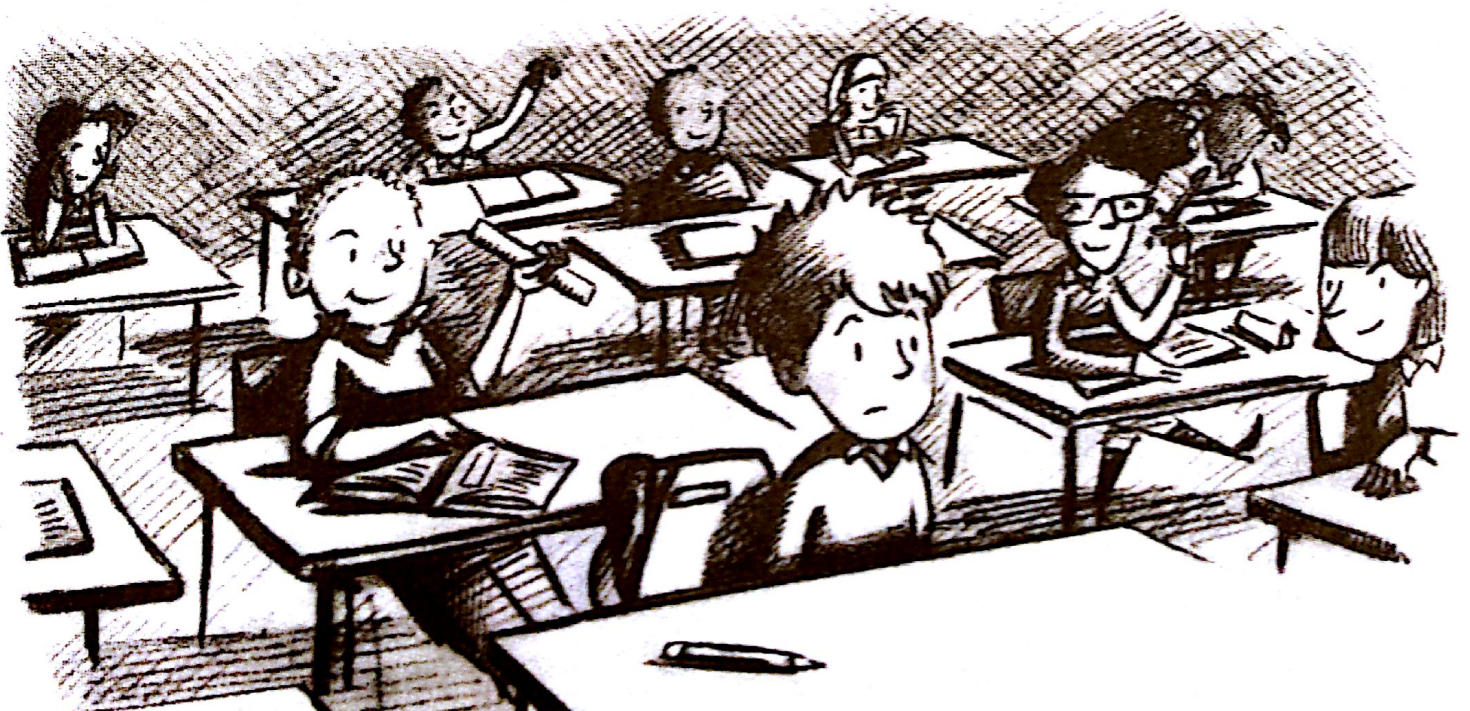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的确在听呢。”乔治抗辩道，现在他感到心虚了。

“别想讨好我。”雷帕博士相当粗鲁地说，“那没有用。”他忽然急转身，“把那个交给我！”他快速地冲过教室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从

一个坐在后排的男孩手里夺走一个手机。

虽然雷帕博士穿着粗花呢的上衣，语言像一个世纪前的那么陈腐，但他的学生都非常怕他。他们讨好那些足够愚蠢到要和他们交朋友老师，但从不试图用同样方法去讨好他。他是新来的老师，在这学校没多长时间，但是就在雷帕到校的第一天，他只需盯着全班学生，就足以使所有的人鸦雀无声。雷帕博士和“时髦”、“感情化”或“安逸”等词汇毫不相关。结果呢，他的班级却总是有条不紊，他的作业总能及时收上来，而当他步入教室时，甚至连最不在乎最反叛的男孩也坐得笔挺，即刻安静下来。

孩子们称他“格雷帕”。这绰号来自他办公室门口的标记“格·雷帕博士”。他有一种神秘的习惯，他会事先毫无征兆地，突然出现在学校的某个偏远角落，所以孩子们还称他为“格雷帕·可雷帕（爬行者的音译）”。唯有从换了新厚底鞋子轻微的响声，从老烟草淡淡的气味中可以得知他就在附近。格雷帕快意地搓着满是伤疤的双手，在任何人能够觉察之前，他就能挫败任何秘密策划的恶作剧。没人知道，他如何设法掩饰住那红色的多鳞的，令人看着非常疼痛的灼伤的疤痕，当然，更没人有胆量去问他。





“也许，乔治，”格雷帕一面说，一面把他刚刚没收的手机放进衣袋，“你会介意把从今天上午直到现在，你创作的艺术品让全班开开眼吗？”

“那是……那是……”乔治小声嘀咕道，觉得自己的耳朵发热变红。

“大声说，孩子，大声说！”格雷帕命令道，“我们大家都急切想知道”——他拿起乔治画的 Cosmos，这样全班都能看到。——“这画的是什么！我们大家是否想看？”

其他小孩都在窃笑，每个人都在幸灾乐祸。格雷帕和某人过不去，而这个人不是他们自己。

此时此刻，乔治恨透了格雷帕。他恨得完全忘记了在其他的同学面前被羞辱或丢脸的恐惧。不幸的是，他也忘记了对埃里克做出的承诺。

“事实上，这是一台非常特殊的电脑。”他大声说道，“它能向你展示在宇宙中发生了什么。他属于我的朋友埃里克。”他冷眼盯着格雷帕，几簇暗红色的头发下，他的目光非常坚定。“我们的太空存在许多惊人的东西，一直在不停地飞行，比如行星、恒星、黄金等。”这最后一点是乔治编造的——埃里克从未提到太空的黄金。

自乔治上格雷帕的课以来，他的老师似乎第一次不知道要说什么。他就站在那儿，手中抓着乔治的本子，张口结舌，惊奇地看着乔治。

“那么，它毕竟真的运转起来，”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乔治说，

“而你已经亲眼见到，那是了不起的……”一瞬间后，格雷帕似乎从睡梦中苏醒。他啪地一声快速合上乔治的练习本，走到教室的前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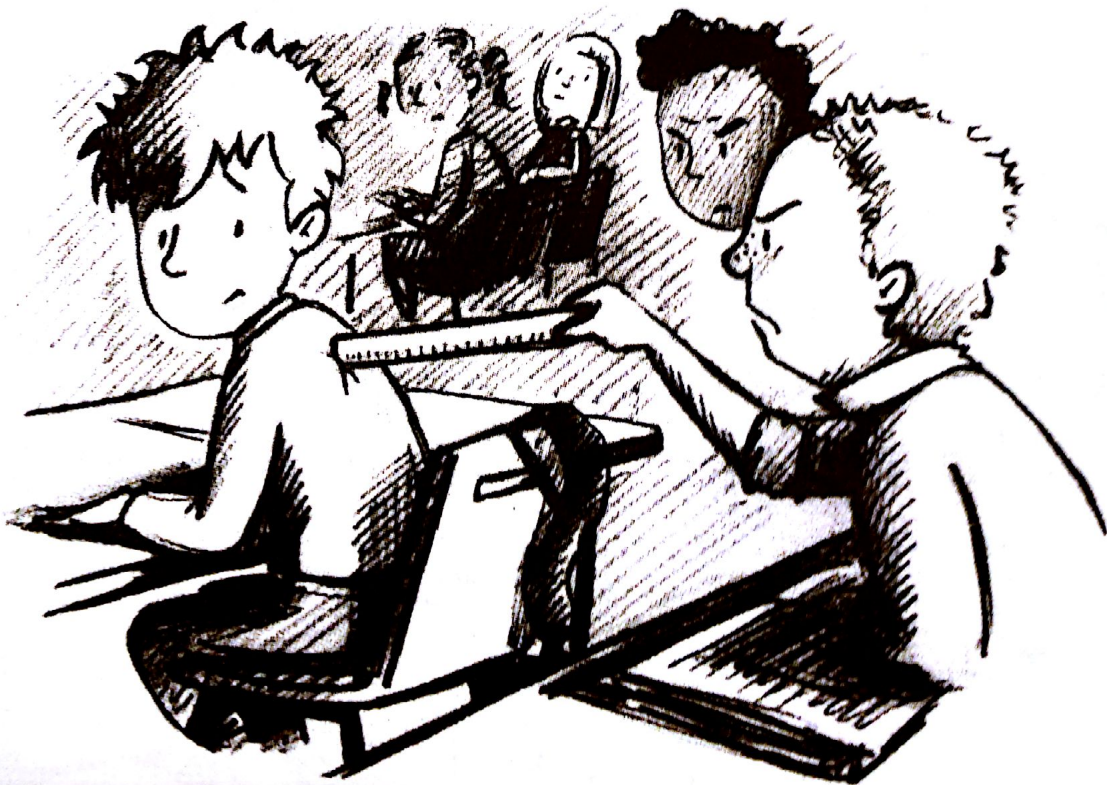
“现在，”格雷帕大声说，“鉴于你们今天的表现，我准备给所有的人布置一百行作业。我要求你们在练习本上整洁地写上，因为我忙于听雷帕博士必须讲的所有有趣的东西，我在他的课堂上将不发手机短信。记住写一百遍。任何人在铃响时还未写完，就必须留下。非常好，快点写。”

教室里有人生气地嘀咕。乔治的同学本来希望看到老师将他撕成碎片，相反的，乔治却多半逃脱厄运了，而他们所有人都曾因完全不同的事情受过惩罚。

“但是，老师，这不公平。”后面的一个男孩抱怨道。

“生活本身就不公平。”格雷帕快乐地说，“由于这是我可能教你们的最有用的一堂课，我为你们已经理解它而感到骄傲。继续课程。”说完，他在自己书桌旁坐下，取出一本书，书上都是复杂的方程。他开始翻动书页，一边沾沾自喜地点头。

乔治觉得，一把尺子正戳进他的后背。





“这都是你的错！”林戈发出嘘声。他是班级的恶霸，坐在乔治的后面。

“肃静！”格雷帕大声吼道，他沉浸在书中，甚至连头都没抬，“任何说话的人罚写两百行。”

乔治运笔如飞，刚好下课铃响起时，他非常整洁地写完了一百行。他细心地撕下画有 Cosmos 的那一页，并把它折叠起来，塞进裤子后面的口袋里。然后他把本子放在格雷帕的书桌上。但是乔治还没来得及在走廊里迈出两步，即被格雷帕追上，他挡住了乔治的去路。



“乔治，”格雷帕十分严肃地说，“那台电脑是真的，是吗？你亲眼看到了它，是吗？”他的眼神很吓人。

“我只是，呃，编造故事。”乔治很快地说，企图赖掉。他多么希望什么都没对格雷帕说呀。

“它在什么地方，乔治？”老师问道，语调缓慢而平静，“告诉我这台惊人的电脑在哪里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”

“没有电脑，”乔治说着从格雷帕的手臂下钻过。“它不存在——我只是想象，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
格雷帕后退一步，沉思地看着乔治。“乔治，当心点，”他以一种让人恐怖的平静的声音说道，“要十分当心。”说完，他立即走开了。

